

宗濂書院記

明教諭張朝臣

粵西儀亭鄭君來藍邑旣敷政於民鼎創宗濂正學二書院萃羣士之秀而穎敏者分處之俾潛修息游於茲庶親師樂友考德間業之友地不至於離羣索居也儀亭用心學校亦勤矣君以桂林名彥筮仕衡陽諭余備員郡庠與同官者幾二載洞知其倜儻豪邁卓犖不羈其訓士也率先生教不煩繩束十日就規矩末期月薰其德而善良者居多癸酉歲之夏擢藍山令余輩欣然喜曰儀亭通達精練移教衡陽者以治藍何有蒞任之初卽裁冗費省里役而民財節矣創書院萃羣彥而學校興矣爲政不外乎教養鄭君兩擅之子民之道其克盡矣乎未幾丁內艱去

乙亥夏余轉藍山諭日與諸士上下議論歷歷道儀亭善
政每舉創書院省里甲爲首稱由是信儀亭益真也適九
月慕登高之興拉同寅劉君石屏雷生本且陳生昉輩登
書院諦觀焉第見其地勢高明山水環抱乃邑中之勝宜
足爲諸士藏修之地信儀亭得政之大體視爲令冗費日
繁以官府爲傳舍者寧不偉然高人一等耶朱生邦典雷
生應春彭生天錫陳生文裕李生世經輩以書院記請用
志不忘自媿荒陋不能文辱儀亭相知之深辭之有所不
敢忘其陋以鄭君建院命名之意爲諸生申之夫藍挹疑
山舜水之奇爲虞舜過化之地密邇濂溪周夫子之鄉流
風餘韻足以使人興起私淑而漸染之當不在東魯下故

鄭君院名宗濂以聖賢望諸生也且濂溪之學本於大中
至正之道窮理盡性之旨而志伊學顏之訓尤拳拳於後
學焉皆吾人性分固有者非甚高難行之事諸士生鄰其
地皆周子之鄉人也使能爭其濯磨以聖賢自期力取濂
溪之遺言探討服行以求至於至善之歸措之行事上足
以光國家下足以澤生民達則尹之跡窮則顏之風豈特
爲無負儀亭建院命名之意異時宗濂得名與石鼓岳麓
白鹿諸院並稱矣藍山豈猶今日之藍山也耶儀亭其有
光哉乃若徒建空名擁虛器藉書院爲宴遊之所作筌蹄
爲媒利之壻是非余之所望於諸生抑非諸生之所以自
待也倘其勗諸

重建學宮記

陳

記

古之君子爲政貴於知本用力於所當先此知本之謂也夫民必教而後能知親親長長之道必學而後能知修己治人之方舉斯二者以加於民而使由之則政不勞而自治矣設學以教民所在州邑莫不有之而又以謂自昔國家建立庠序使民由教而成其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蓋以道之所在誦其詩讀其書去之千載不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幾何不妄用其心哉此學所以不可以無宮也湖廣之臨武縣舊有學宮在縣治之東北其地卑隘而殿堂門廡齋舍之類歲久頽圯訓導鄭侃以爲無足以稱建立之意乃言於憲欲遷高廣之地爲

之時知縣橫槎秦庸縣丞都嶠梁倉教諭五雲劉有臨實預其事相與議曰遷置雖善然其地勢雄偉莫踰於故址蓋隘緣於卑崇之則無慮其隘矣遂悉撤其舊增土而高之與四旁均由是坦然平曠乃建大成殿翼以兩廡前爲列戟櫺星二門祠神庖廚其門與廚爲間凡一十有五明倫及退休有堂講誦有齋會饌有廚齋與廚爲間凡二十有四蓋視舊日規模其高深宏偉幾倍之矣經始於正統九年八月訖工於明年正月財出於節冗費故俸有餘工出於市民力故人樂就凡耆民與儒家爭相調助不以爲費落成之際士庶咸集以爲州縣盛事前此所未嘗有焉呼守令若秦侯輩之於臨武謂非知州者乎使臨武之後

秀來游於此有以進其親親長長修己治人之學他日推而行之則所以加諸民者爲無窮也今年秦劉皆以歲滿來考績於京師以余劉郡人也因其重建始末來請爲記故爲書之俾秦歸刻之石以立諸堂庶庶觀者咸知所勸云

創建名宦鄉賢二祠記

明朱炳如

風教之繫重矣哉所以撐持宇宙綱紀世道表章前烈興起後賢而引之無窮焉者也無如當世民牧率取辦於簿書責成於法制視此若非當務之急惟識治體者則獨觀其重而莫敢後焉若臨武尹望湖費侯之治邑也首重風教諸所當務次第舉行修葺黌宮增置學田建立啓聖祠皆其用心之大而鄉賢名宦二祠尙未舉行侯用閔焉曰立標示的正影端形景哲軌修政之經也而可不重哉乃搜綜志乘摺撫行實凡產於臨而以賢稱與宦於臨而以循稱者合若干人各爲祠以祀之旣訖工屬予爲之記予聞記學田則諫議劉君凝齋記啓聖則中丞魏公及齋皆

一時大手筆媿予鄙劣不文承茲重委然實不敢辭焉竊嘗論之古者聖王長養人才以需家國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師訓之以庠序學校之地齊之以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勗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故士之涵濡於其教者咸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便而不匱於用處於鄉則敦尚名檢出而仕則茂著勲烈人皆敦君子長者之道又何可甄別而取舍之迨道墜教弛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皆非古意及習以詞章列之科目而人才風俗去古甚遠固有行不齒於里閭而名亦通乎朝籍鄉無善行仕無善政此有識者所嘗扼腕而太息者也然則鄉賢名宦之祠謂不有繫於風教也哉雖然有其人而不

舉忽也舉之而不以實証也今茲祠也苟采其名必核其行惟其賢不惟其勢則人將曰是其出於兒童里社之所跂足而希心者也是嘗以父母生全我者也如是而有不肅然而敬油然而興者乎反是而慕勢徇情則人又將譁然而訾闕然而指茲祠殆不足以寓風教適速朽而樹之汚也已侯徵文考獻悉協輿情按禮據經無事苟且忽與誣吾知免夫凡我臨人與後之宦臨者拜瞻祠宇典型具在考德論世居則修飭砥礪而行誼孚於鄉評出則育德振民而豐績垂於彝憲隱顯共操出處一致生有功勲死有頌豆庶幾迥出常格無負朝廷長養人才之德而賢侯百重風教之意不爲虛矣祠經始於庚申年陽月落成於

辛酉正月各爲堂十八楹爲門十二楹規制咸備侯名懋文江西鉛山人世以文章德業重於天下宰臨惠政不可殫述如捕巨盜息刁訟省夫役禁攬戶釋冤獄皆爲當路稱獎政暇進諸生親爲指授立會課以督責之一時人才俱有成就凡此皆有補於風教之實豈惟二祠之樹已哉庸備書之以風後人云

張邑侯來鶴堂詩序

周士儀

臨陽爲楚服偏徼處羣山巉巖中風尙樸畧從來宦蹟罕聞然漢之唐羗唐之張署宋之王涯咸令於此而明之季世太史徐公錫餘亦由是邑起家居玉堂青鎖間先後名賢相望或以循卓稱或以博雅著至今川谷猶爲照耀寧非地以人重者耶於野張侯三韓世胄也當英邁之年懷鋒銛之器卽置之畿輔重地亦不堪展其驥足一旦筮仕茲土不得盡見其所長宜其鬱鬱不快意而乃於退食之暇岸幘嘯唼留連風物其高情逸韻殊有度越於人者嘗讀其咏梅近體三十章清新雋健介徐庾鮑謝之間覺孤山籬邊長洲簾下之句不屑滲其墨潘服膺久之嗣更以

來鶴堂一帙見餉詩不一體體不一致發越振響百變俱
至有古名士專家之所未逮者而侯於催科聽訟之頃猥
冗雜遯獨建赤幟於騷壇之上揮毫拂繭出之裕如一洗
俗吏錢穀刑名之矜宇俾臨陽川谷益有照耀無窮者非
侯能事之一班哉聞侯之蒞政也潔以律已靜以寧民自
武水一勺而外矜然弗滓臨民有口不異庚桑畏壘之祝
斯在宰治爲廉吏而於文事又爲詞宗殆合漢明先後諸
賢爲一人循卓博雅胥兼之矣則以人重其地又何如耶
或曰侯之詩境之此乎未也過此以選別有購之鷄林者
儀不敏願披襟卒讀再爲侯序之

虛籟集序

總督 陳鵬年 湘潭

勝國劉大司馬凝齋先生吾楚南之偉人也有奏議若干
卷行世公孫際炎復哀其詩文遺稿連綴成集名之曰虛
籟其裔孫心忠錄以示余余讀之而知先生之學有原本
非雕蟲篆刻厖厖爲虛車之飾者比也夫文章經濟原不
相兼故楊馬之儔辭賦凌雲而功德不紀蕭曹邴魏助猷
爛焉而文采茂如此無異故遇有不齊美難獨擅從古然
也先生之學充於中而溢於外爲能兼華實而有之故其
功名事業彪炳人間馭歷中外屢秉節鉞直聲震乎朝廷
威惠行乎嶺海凡其制兵籌餉動中機宜非具宏濟大畧
將焉能之故其發爲文章類皆準今酌古蔚然爲有體有

用之言而遣興道情之作亦復格律精嚴神致超越蓋其
取材富而用物博又能運之以神鼓之以氣是以聲振懸
聞韻流絃外大塊噫氣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止
名之曰虛籟良有以也夫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昌黎亦
言文章言語與政相符是知有真學問者乃有真經濟有
真經濟者乃有真文章言乎先生之學問則六經三史以
及諸子百家無不貫穿也言乎先生之經濟則六經武緯
以及邊牧河防無不嫻習也如是而施之經國大業不朽
盛事其有不汗漫而輝煌者哉昔張子壽文如輕縑素練
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以先生文視之殆有其長而無其短
矣抑當年有誤指先生為江陵則黨者致有朋比之疑夫
事久論定天下後世以江陵為何如人固無庸深辨然吾
考先生之言曰學貴純陽一累情慾斯墮陰翳以是推之
則先生平生之磊落光明不問可知毋論實非姻黨又豈
肯姘姻隨人以為臚仕地哉古人云言者心之聲也今以
其集觀之猶信

桂陽司馬孟青臣先生詩集序

集名且存

國朝進士

盧世昌 里人

先王觀民風於詩凡五土之貞淫正變悉著篇什其言質而無華其旨婉而多韻若字櫛句比浮靡佻佚之章雖多弗登也三百以還惟少陵為近古其長篇短句咸根至性所流後人見其敷事繪物瞭若指掌特稱曰詩史見其言近指遠要於中正推尊曰詩聖翩翩乎風雅之續也余嘗執此意以論詩代有其人嘗懸此意以為詩力雖未至而心竊嚮往之甲申冬余應蓉陽志乘之役事將暇州司馬青臣先生出詩六卷示余卒業如宮叶商如珀引芥其與余曠然相感者直在氣格聲光之外夫公以深邃之性情

博洽之問學且秀毓名區早登桂籍何難華虫其辭笙簧
其調而乃寧淡無濃寧樸無巧寧清越無華撫其蘊籍不
從可溯乎余讀其憑眺諸詩可以知風土之變遷讀其撫
景諸詩可以知時勢之險易讀其游泳諸詩可以知物理
之淳澆讀其感慨諸詩可以知生民之疾苦至酬酢以誠
規諷以信率皆含蓄冲和毫無怪險譎趨之意所謂牛鬼
蛇神鑿混沌而駭廊廟者悉屏絕於無何有之鄉詩能追
踪少陵繼美詩史詩聖者舍此其何屬耶昔李空同云詩
所以宣志而導和貴宛不貴峻貴質不貴靡貴精不貴繁
貴融洽不貴工巧故聞樂知德草木于云詩不發其洵中
澗鬱之氣則暢心下喜樂之情故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
以流於巧麗者爲富觀此可以知先生之詩之有所由來
也異日輜車之上采而獻之將勒金石奏郊廟永之千百
世傳之學士大夫之口則又翩翩乎風雅之續矣且存云
乎哉

臨武縣黃門巖記

明李晉興

黃門巖有柏子書屋四面環以崇山聳拔峻峭隱然如城郭焉中繞一溪如帶瀲灩有聲其源自華陰山潑洄曲折夾兩山以奔赴其窮則爲兩峯耦峙於書屋之前昂首斜趾蹲踞若相揖狀又若門戶然從所耦窺其外則邑城居民烟樹闌珊入目并韓張一亭亦窳然在望蓋彭城之山獨缺其西而山人補之以亭吾書屋之所缺在東而獨無事於補者此不僅藉韓張之亭適當吾缺已也邑居烟樹入目之外有峯焉灣如肩黛青葱秀敞不遠不近若卽若離有時閉吾柴關可置爲外翰有時開吾柴關又可納爲內屏溯溪流而上則漸遠漸幽達於嵯崗人於華陰極於

無人之境不雲而雲不雨而雨其中鳥獸若鹿兔猿猩野
牛馬猪之類無異家豢卽禹鼎所鑄山經所載奇詭幻怪
未經人見者時有魑魅魍魎白日出與人侶人且狎焉而
不之怪蓋非復人間世矣順溪流而下穿對峙之山多巖
石以激之怒湍號叫聲聞里許然後得平流達於邑城從
武溪之上流紀之則多駭目驚心從武溪之下流紀之又
多習聞熟見而吾於百千頃域內之山之水方日費想像
日費敲推尙不能形容又何暇及於其餘黃門巖書屋闢
於垣田中先王父瓊芳公獨力經營寒暑凡三易乃成計
齋舍三十六每舍窻一几一榻一多購圖籍於中恣學士
涉獵未數年明末燹於兵戈今之創者非舊制也院內古
木綴數語於後以蠡測海自知無當而與向時儒林循吏
可以合傳之鄙見竇有默相胎合者先生其不以余言爲
河漢也先生餘事兼喜寫蘭其筆意神似鄭所南得其片
楮者環如拱璧噫寄幽情於空谷譜雅韻於騷人卽其所
好可悠然想見其爲人矣

山嶽神廟考卷之三十一

重修城隍廟叙

李隆禮 里人

古者八蜡之祭七日水庸水即隍也庸即城也北齊時郢城始立專祠不與貓虎同祭慕容儼畏任約之偏也而致禱焉神助儼興風濤漂荻蕙斷鍊鎖以成厥功人咸以為異故李唐之世廟貌遂遍天下歷代因之逮我

聖朝綏猷建極經緯陰陽明命鬼神為黔首則壇則風雷並祭廟則朔望行香又三時祭厲壇皆迎主於祭所

聖天子為民祈福其立意深遠也桂郡建廟之始志不詳其年代惟鐘銘有漢劉鋹大寶年號歷今八百餘載矣明洪武二年始封

神為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遺千戶載麟武心勝賁勅至三

年詔華天下元年封號以桂受封在二年且其神最靈故
不革也其因廟宇傾頽而重修者景泰則有吳侯淵萬歷
則有王侯訓自時厥後迄今又二百餘年雖閒有補葺木
經大修承塵來蝙蝠之棲古瓦有黽黽之窟榱崩棟折城
裂址窪其何以妥 神靈而光祀典今我 郡侯以北直
名進士來牧是邦興廢舉敝次第施行書院膏火之捐其
所爲嘉惠士林者至矣茲復允廟僧修廟之請捐清俸以
爲之倡夫廟中有殿有寢有廡有臺有門有垣甃甃木石
需費不貲非糾合五十一里之衆不能勦茲盛舉曩者禮
部劄付告文所稱家道安和農事順聚父母妻子保守鄉
里皆 神賜也夫神之福民則爲之庇其室家而民之事
神乃不爲之新其殿宇於心安乎所望闔州士庶托 神
之宇下者量力捐輸踴躍從事俾鳩工庀材不踰時而落
城焉此固我輩事神之道則然然到城以立廟而迓麻慕
容以偶祈而蒙佑又况

太平之世百神效靈積善之家諸福畢集其降吉降祥尤爲理
之可深信者乎至廟前左右舊有載武二公亭久廢今宜
復舊與否俟捐項有餘再與同志商之

稼圃初學記

明李晉興

臨武山多田少地瘠民貧余自幼惟知讀書承祖父分業
 并自置田僅三石零附郭可督耕之田僅石有奇餘發佃
 耕收一半庚寅旱收穀缺額辛卯夏又旱心為驚懼不得
 已戴酷日往探田水鬚髮枯燥向日驚黑遇老農於田塍
 間既為余惋惜禾稼之黃問余家幾口耕幾畝撫膺歎曰
 先生長復如是其能免困踣哉因授予以力田之法曰耕
 田就太段論清明前三日浸穀種每田一畝需淨穀三升
 是先年選收者桂東粘為上穀淨米白大油粘次之米香
 滑線長但惹白遲數日收種數畝可免收成急遽他如無
 名粘需肥非糞多難耕近有旱種禾米之香滑一類晚種

與桂東粘齊收宜耕一二畝倉內雜十分之一米俱香晚種俗呼大禾近臨少耕若要接荒則南京早藍山禾百日粘俱早收此是田之缺水者不得已耕之要肥犁耜早猶少收也蓋日不足以力勝之糯則大糯爲上遲則作酒多醇又不惹酸作糍亦潔白冷水糯次之三百顆又次之又

有有鬚糯無鬚糯此穀之種類也凡穀種要浸三日又取上三日始播於秧田秧田先要肥透人糞爲上割青次之有肥魚塘作秧則不須肥糞而秧更好又有用桐枯肥者諺云潤肥秧田窄肥園然必糞多而後可擴擴則播種疎秧必大管謂之扇骨秧蔴下田長亦扶疎窄則播種擠長必小管謂之絲毛秧蔴下田長亦緊促播種後早則退水

浪秧夜則上水灌秧不記上水浪硬泥則秧難長難分如此經七八晝夜看秧已青出則不必退水晝夜如秧之高低酌量上水要露出青苗受陽氣長快者二十餘日慢者一月即可分耳亦尙有不能如法者遇春寒甚雨則穀芽不可退水在水中猶耐守幾日浸穀種之前要早事犁耜臨分秧時逼迫爲之則泥不爛所以有力者於先年收成後卽犁一輪謂之冬田有水者水冬無水者乾冬有力者全冬寡力者半冬諺云冬田當層淤蓋冬則草根枯也已冬之田春犁不費力永冬之田春耕好犍牛一日可犁二三畝犁要仔細泥深者深犁淺者淺犁犁畢鋤墜角耖田每日可耖四畝要去高補低耖得平已耖復回耖使爛耖

畢便剗塋再耖日可耖六畝耖畢剗塋面草厚扶泥作塋面光滑滑一以點豈一以穩田水他日不滋漏耐旱也耖後下淤灰謂之落腳淤灰此亦加倍肥田法使秧蔕下卽受用不及下淤下灰亦可更宜兩件並下免他日人要過水方下淤灰不得停蓄也淤不爲量自先年四五月積淤勤墊牛欄牛欄宜低陷則潤濕易爛又要早起勤拾豕糞淤屋要寬廠高燥寬廠則便翻淤過風易乾高燥則不浸水走肥淤乾肥濃且易挑一可當二也每畝淤多則十石以下至四五石亦可灰要先冬燒出貯好不要漏濕濕則如無灰矣春間燒灰多是石慎之每畝得壞灰一百斤已足多則咬痴泥次年減穀落腳淤灰要在分秧之先一二日

方妙下久又無大益也耖田後臨分秧加一橫耖卽可分秧蔕矣如黃泥田深者加一耖復加木耖一長分秧蔕法扇骨秧少蔕雨管稍疎此絲毛秧多蔕雨管稍密些又肥田疎些瘠田密些不參差均亭成行列可喜蔕下三日水視秧之高矮爲深淺要露一半謂之長秧有死者有浮者以田內蔕剩之秧溲補之謂之補蔕牛路田夾牛路要堅密五日後落萎葉長新葉謂之翻玉蔕下二十日或一月卽可蔕矣每人一日可蔕畝半爛者可蔕兩畝蔕之力要去草鬆苗根爛泥蔕得到長得快也且要於此時隨便揀去田中之稗稗種易蕃上農夫留種時揀稗分秧時揀蔕時又揀方可淨蔕畢剗淨塋面未下淤灰者及此時下

淤宜水淺深則攙浚灰則深亦可俱要晴日如過水田則宜下淤後方薅薅畢下灰咬兩日過水則不走肥矣自薅下秧或宜水深水淺而總不宜缺水或水或乾浪出浪入草亦長泥亦硬不走禾根枉費前功矣凡犁與耙下淤灰薅一回兩回俱要及時且一件要趕做完不及僱人帮則有益不可展延過時可放魚之田量放魚自此後無餘事但要檢點不缺水少水者多貯以禦旱坐待收成秧好苗好犁肥好淤灰及時苗受用薅得法泥爛無草無稗堯堯是禾則禾長大疎散青葱見禾不見水生意不緊促則每堯多抽七八穗每穗多結十餘粒而粒又大顆顆皆實無秕所以每畝比人多收已收成不止收穀且要收稿人

食穀牛食稿糞亦出此冬日無稿又無草牛缺食於心安乎稿要收得乾潔愈多愈好有餘春間農忙不及採薪亦可代收成選收各項穀種擇大粒有寶色者或曰穀種收時曝烈陽七日則播種時耐得凍未知驗否至於耕田之暇兼及田邊墜面點黃黑豈勝上綿花黃瓜軟豆之類各有所宜而軟豆易軟豆未長種夏菜收了夏菜軟豆長於薅通插豆竹牽豆索不時澆水不時檢藤蔓使達上則軟豆多收此勝基收成也春蔬有萵苣莧菜蛾眉豆蒲達絲瓜之類諺云三堯絲瓜當園菜至東瓜南瓜春種秋收便貯藏秋冬園蔬青白芥菜爲土宜多栽收之不盡諺云八月栽菜有千皮芡蒜韭冬莧蒼蓬菠薐之類不可缺諺云

五言詩
園是小禾倉豈可輕視蓋鮮食醃倉乾久食無不利益余
言止此先生傲而行之不避晴雨自督率勤而且儉可致
豐豫余聆其言愴恍若失夫恒產王政所重素餐伐檀所
譏天子躬耕親稼穡余何人而爲不勤不分乎或曰稼圃
之學聖人以爲小人嗟乎學大人之學而僅拾其糟粕致
投閒置散等於無用敢辭小人之譏乎且陶靖節先生勸
農有詩不可不卒讀焉也

藍山縣夔廟記

縣令 鄭夢坤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非必抱其器和其聲
調其律呂而後服教畏神於幽巖絕谷之下也藍城之西
五峯列焉其形盤而亘其勢峻而竊遠挹近視其色葱而
鬱耳聽之而成聲若噲吶若欬坎鏗鎗依稀九韶餘韻至
今猶有存者峯下有祠曰夔廟通志載舜南巡狩后夔從
焉道經是地後之人爰立廟祀之及詢邑人僉曰是廟之
祀吾藍早禱則雨雨祈則晴有溪清霽入縣治歷泮宮滌
洄洋溢出於城東引漑以爲生民利是夔神遍天下而藍
邑人士得其容光以爲夔神盡在吾藍也雖然嚮其利者
爲有德則易就藍以言夔當夫七旬于羽其佐帝以格有

苗者寬簡直温之教藍之先民倘亦被其風聲喁喁向化食其利服其教畏其神如是者數千百年故藍士不傷於靡而藍民猶近於古洵太和之翔洽一夔足矣迄於今蕭韶不復作而夔峯之麓流水洋洋宛如笙匏絲竹迭奏於縣治泮宮之前成文從律曷當不感乎性情通乎政治於以宣其湮鬱而平其傲僻允矣樂之人人者深而感人者至也記曰樂由陽來南方固生青之鄉也宜三藍之士民肅肅乎叩夔廟之英靈使雲漢無憂屢豐有慶鼓歌陶適幾相忘其所以然者其真夔樂之苗裔耶何綏和若斯之神且永也彼夫石鼓有山玉磬在巖古樹穿鐘或以夔名或不盡以夔名尚歌詠流連而不忍已矧夔山在望儼乎

盧文典盧文超二勇傳

明貢生 何文照 里人

二勇者州民盧氏族兄弟也長文典字五一生城南水源山中不讀書勤耕作以養其親有膂力初亦不自知也一日有牛陷深淤中集二十人而牛莫之起五一至攬繩一振牛離淤尋丈於是衆以牛牯呼之而五一亦不顧也又一日其家豕爲虎啣去五一隻身往尋不意虎方踞石啖豕五一突前大喝虎卽棄豕向人躍高丈餘勢若崩巖而五一徒手往迎拳中虎胸而虎旋伏地斃矣五一肩虎歸邨族衆無不咋舌於是牛牯之名愈振次名文超字不羣生城北柏園邨幼勇敢常與人賭力能舉石六百斤人亦以牛牯呼之聞水源山族人五一一名二人情好不啻同胞

崇禎十二年戊寅臨武賊劉星宇糾黨五六千人圍城迫甚州守佳士陳公招募鄉勇而二勇與焉同事約千人其勇敢無出二盧右者日出日入或分或合二勇所向無前賊爲殺傷者甚衆千戶劉大勲師事五一以其勇而技藝精也其時賊勢方熾城中戒守禦無輕出候援兵至而二勇蹀甚一日城中不見五一衆方惶然未幾而城外喊聲如潮衆往敵樓望之乃五一衝賊寨也於是我兵出城往應不羣聞其兄在外於是隻身直前大呼衝擊斬首無算賊潰三里許二勇回城時血漬衣如紅袍然州守舉酒相勞賞予甚厚訂以紀功申報二盧乃勇敢倍常次日復出而不羣恃勇輕敵被創三日而卒五一在軍及賊平制軍錄其功給千戶功牌候題覆授職乃未匝旬而五一亦物故矣惜哉夫彈丸山城危若累卵而二勇以不識字之夫憤身急公危城得安者二勇之力居多事定而不能一日食其報豈非天哉余時謬參機務目擊二勇之功不忍其與草木同腐也於是爰存其略以示來茲

李楚華先生廉節傳

吳爲相里人

李公時春字楚華孝友樸直總角嗜學勵遜志燃薪之勤
與舅氏夏諱國幹者下帷觀摩博通經術雖屢蹶棘闈而
錦囊繪句猶採薇弗置夏君以丁酉登賢書春由萬歷己
亥考錄選貢職授山西太原府忻州州同謁司道憐其才
有意使之展驥足之優時州闕牧春蒞任委以俎代視事
政蹟廉明徹見越石民歌曰李君德孰與京高並五臺山
潔似雲中水共清疏上寵異之坐陞忻州守未幾以疾辭
上勉留臥治州民遮道絕橋不使去病大漸卽解綬歸中
道卽世年五十五刺史張公諱四德者誄有曰君甫入官
而擢握銅符望闕拜命固云寵也然遘疾拂衣猶欲退休

懸車以娛潔清之願何未臻羞算而中途云俎如君之潔已惠民酌水言別灼灼焉可稽於新興之棠陰碑鐫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君不徵於其身應昌於其後歟故約紀張守之誄以誌李君之實初婚夏氏乃夏諱國翰之妹也令德幽靜閨範端嚴僅一女而尠嗣勸夫子納側室王氏和擇休順共相濟徽夏別塵而逝王育子二居孀之日年二十三茹荼守貞冰雪明志值家務盤錯含泪理劇和丸厲二子業窺反論器鄰翰勗文長日淳以明經老次日濟與其伯孫長祐同時採芹祐及裕稷二孫均食廩餼蔡暉後乳繞膝書聲罔非王嫗喻孺力學之致年九十一而卒際李公諱大年癸酉乙榜振鐸桂庠崇尙貞節重耄期臨輶爲之誄并附詩云栢舟矢志明秋水尤映雲中水共清手澤猶存千古氣青箱有待寵章榮

徐叅議傳

明舉人 李文華 里人

從野徐公諱孔第原籍吳之閶門其先世佐明開國有功
 封中山武王隨以一派軍墮桂思銘為鼻祖傳七世而生
 公公垂髫嗜學下筆敏妙甫出應童子試郡首拔之補諸
 生輒錚錚有聲繼錄科不售遺才再舉不售由增入雍借
 放宅遠遊得耑精以圖後效凡應監課每拔幟六館之士
 翕然宗公公益下隨拜宗伯植齊會公門析疑辯難曾公
 器之癸卯闈試出時宦燕薦紳大老羣歸藻鑑筮龜者咸
 手其卷卜中式焉竟以數奇不售冢宰楚石陳公聘西席
 閒譚國政不墮經生言陳公大奇曰吾楚若先生才敏而
 達識老而練者指不數屈居兩載就選俛首授閩藩叅軍

塵旣懸犢廉能治行稱最撫臺王暨藩司黃憐公卓異委課沙埕公慨然曰璫爲虎官爲狼商不可爲也閉閣焦心度其利弊所在一以商爲命減織襍課二千金有翼璫而虎者抵於法殲之餘蝨亦漸次就繩維時浙界督課司海憲劉也適張全包東輦厚貲巨賈因風急泊舟未經沙埕符驗劉憲陷爲賊盡沒其貨已擬市公一聞冒險赴浙爲之報偵明寃觸忌力免劉憲因之失官商民立祠肖像以祀並築去思亭鐫石永愛至今猶歸然未泐後值大計藩司黃俞公代覲出金華龍歷銀二十萬隨解京師資公路費公直以覲迫殺然堅辭計此兩差在前改巢折色約可數千金公復秋毫不染其淡定有如此秩滿遷益藩右傳

王觀公風格嚴整動循禮節輒曰卿其孤藩蔣琬也悉敬憚之召宴頻餽金餽宮繡餽手書法帖兼出珍惜耆英古卷爲公壽公悉謝之又一日應筠谿宗王宴殿設金屏匝夜光怪烟爍敵照乘公驚問之王曰此屏首自倭國也宴畢詰朝致公公力卻不獲復設辭固壁之藩屬下學博二十四員一值朔望分必折腰甫謁公公見半出高年因感王父曾兩膺訓正遂命以揖不拜奈禮制煌煌誰敢隕越繼而謁公每怒然手摺之天性長厚又如此至奉詔均祿尤有異凡宗伯五載一均套例耳公以本藩屬籍繁衍冒濫無稽歲增金錢增至一十餘萬民重足以立心惻久之公絕無避忌查親王郡王而下鎮國輔國者凡幾郡主縣

主而下郡君縣君者又凡幾恪依定制欽約釐弊剔奸直
裁去浮祿二萬有奇宗庶初不慊公稱引祖制欽約微寓
天王明聖之戴更曉以內府外府上下各足均之之義所
由來咸相悅以解吳人佛手慶再生焉辛酉秋適賓興諸
生雲集有夏護鼎者南都冢宰翩翩子也會王出遊以衣
白犯蹕諸校擊之狼狽諸生以狐兔悲一呼輻輳觸土幾
斃燬其學宮作堅壘以叛諸撫司及督使欲勸諭不得近
公恐蹈賈傷單騎突入溫文數語得冰渙王亦尋甦疏上
勅首事者斬降則軍又降則徒詔罷吳科彼時以暮金求
免者多致數千公正色麾之曰君父在是神鬼在是焉用
此爲啟王復疏得從寬政身犯不避而得兩全厥功偉哉
嗣以母老具奏力請歸養上不得已允之時萬歷癸丑歲
也越甲子奉單恩進階四品加叅議服秩不就居林二十
餘載干牘不一入州之大利大害直陳當道復廣施約取
族里存歿待命者一一必周老年惟以正學毅後其子若
孫列庠食餼者甚衆公坐聽南山之什者十有五享年八
十四天又錫以難老之報云

重修韓張亭記

趙璣美

夫古人在當日亦一今人焉已耳百世而下使人景其名榮其事雖遊息棲遲競稱之述之不忍沒之今人之與古人異日亦能知斯之愛慕否耶予不敏不事博涉偶以遊屐所至得古人遺跡輒慨然遠想如見古人焉匪嗜名也亦情之所至不容已者丁巳春來牧武城首披邑乘所謂韓張亭者父老咸告予曰此爲臨陽最勝蹟考之知爲韓公愈暨張公著作也簿書之餘薄遊官山問亭所在而敗瓦頽垣沒於荒烟蔓草中遂不禁懷古情殷矣竊意昌黎以百代山斗一旦信宿荒城人思過化宜至今稱述之不置至張公以出宰未吏其行事不少槩見而名復不多見

於史冊如以跡論鮮不謂張藉韓以傳也然考張與韓爲
莫逆交意者其韓之流亞歟不然卽謂臨民夸諛其長吏
宜僅著於當時何以至今而猶景其名榮其事與韓併稱
之述之不忍沒之是知其令斯土也其務德達情必有感
人於深且久者故雖時異世遷而誦傳弗替且其構是亭
也與韓並齒者何也蓋其立朝敢言同其以言見黜同其
適爲令長同其爲遷客之地烟雲相望又同其期宿歌賦
之寢處又同其以虎驟測異屆期召還抑又同則其畢生
之礪節砥行尤罔不同焉可知矣乃二公旣罔有不同則
非張之因韓以傳而韓於此或因張傳也耶夫韓豈因張
傳者哉然以彼觸然聲望第士君子知之而臨之樵樸瘞
羸之氓初不知也獨以愛慕慈父母之故而引其同德之
友相與併亭之併祠之世爲美談焉是韓非因張以傳而
因張以併傳於臨也藉令韓公旌車未屆遊覽未同而是
亭亦必獨以張侯著者况乎以申椒侶芳蘭以清磬叶洪
鐘臭味聲施相集益顯宜乎臨之都人士跡其登陟憩息
之地主賓燕語之情宛若有憂國愛民之意振越於山川
臺墀間故覆之以亭志愛也夫民猶昔日之民而令非曩
時之令裴徊延睇情何已已而忍使舊名徒存締構安在
雖兩公靈爽或悠然不屬而斯民好德之懷其何容終沒
耶爰仍其舊址庀工度材爲一新之予不敏不克追蹤往
哲庶幾告後之令斯邑者亦雅如張侯之得乎民與信乎

友也安在今人之必不可為古人而躡塵尋響以託於兩公之後哉落之日不揣固陋為約畧其槩以貞諸石

重建桂學碑記

國朝州教 伍士琪 雲南人

聖天子崇儒重道修葺學宮載諸令甲良以聖人之道昭垂今古扶翼人倫凡忠臣孝子皆從名教中淬勵而出即頑懦之夫亦不敢背道而趨洵哉人材之奮教化之興非範之學校其法莫由丙戌秋余以瀘溪令奉

命簡調桂陽視事後首謁

文廟出南關里許藜莽中步武升階瞻拜畢四顧皆荒烟蔓草乃因進諸生而詢所從來諸生揖余言曰桂學舊在城中東隅兵燹以來科名家寥落因從術士言遷此垂七八年矣余為嘆曰人才興衰雖關氣運實由人事使然桂陽從前科第蟬聯功業彪著學宮何嘗不在城中議遷者左矣

諸生爽然更請所以仍舊者值余以計例入都

陞見及旋又有護理郡篆之役未遑經營耿耿者久之丁亥春始進多士集議興舉請之 諸當事俱曰可余倡首捐俸諸紳士各欣然樂助凡一木一石俱親歷揀擇又度舊址稍僻因移明倫堂於東得中地建正殿五楹東西廡各七楹大成門鄉賢名宦祠各三楹殿臺及櫺星門俱堅以石規模取其宏廠制度取其堅完全余早夜督作風雨不輟不糜費不愆期越明年而落成頌吉迎

先聖先賢先儒主以妥焉環橋觀聽懽擁一時余因之有所期矣天下事集於勤墮於怠委蛇便安難以成功此一役也毅然爲之而卒底於成多士尙其漸摩於學校之中先器識而後文藝毋見利而動毋得半而止循循深造焉知來者之標虎榜而題鴈塔處爲名士出爲良臣不更優於前乎如曰廟成即可坐致青紫此人世徼倖之言余則何敢因紀營建始末以相勗云